

宋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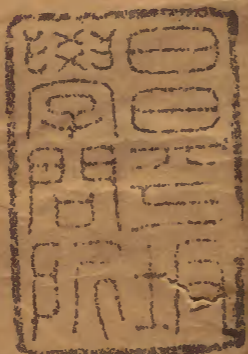
高宗

自七十至七十二

廿二

漢書門			
四	四	五	五
〇	二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五	漢	
〇	〇	書	
冊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82	
冊數	40 (22)		
函號	284	46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史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七十 丁巳年

高宗十一

淺黃文庫

紹興七年金天會十五年春正月癸亥朔帝在平江詔移蹕

建康癸未以陳與義叅知政事沈與求同知樞密院

事乙酉以張浚兼樞密使自元豐改官制樞密院不

置彼至是復置 丁亥何鮮還自金始知道君皇帝

及寧德皇后鄭氏相繼崩帝成服百官七上表請遵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九
以日易月之制。知嚴州胡寅上疏請服喪三年。衣墨
臨戎以化天下。帝欲遂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不與
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天下塗
炭。願陛下揮淚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
帝乃命浚草詔告諭羣臣。外朝勉從所請。宮中仍行
三年之喪。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俾中外感動。
還而上疏曰。陛下思慕兩宮。憂勞百姓。臣每感慨。誓
殲敵讐。十年之間。親養缺然。爰及妻孥。莫之私顧。亦
欲遂陛下孝養之心。拯生民於塗炭。昊天不弔。禍變
忽生。使陛下抱無窮之痛。罪將誰執。念晉陝蜀之行。

諸大
連名

陛下命臣曰。我有大隙于北。刷此至耻。惟爾是屬。而
臣終隲成功。使敵無憚。今日之禍。端自臣致。乞賜罷
黜。帝詔浚起視事。浚再疏待罪。不許。時帝遇朔望猶
率羣臣遙拜淵聖。中丞廖剛言。禮有隆殺。兄為君則
君之。已為君則兄之可也。但歲時行家人禮于內庭。
從之。剛殆深探上意。善於逢迎矣。以秦檜為樞密
使。吏部侍郎呂祉奏。瑞安知縣李處廉專事貨賂。
交結權勢。刻程頤著述。徧遺朝士。以干譽。近乃犯賊
繫獄。遠近傳笑。乞榜諸路。勿得見影。疑形。以毀程學。
從之。二月癸巳朔日食。庚子詔以王倫為奉迎梓

宮使如金納幣。三月丁卯以呂祉爲兵部尚書參謀都督府軍事。張宗元爲參議官。辛未帝至建康。起居舍人呂本中奏曰：當今之計必先爲恢復事業。求人才卹民隱。講明法度。詳審刑政。開直言之路。俾人人得以盡情。然後練兵謀帥。增師上流。固守淮甸。使江南先有不可動之勢。伺彼有釁。一舉可克。若徒有恢復之志而無其策。邦本未強。恐生他患。今江南兩浙科須日繁。閭里告病。倘有水旱之絕。姦宄竊發。未審朝廷何以待之。近者臣庶勸興。師問罪者不可勝數。觀其辭固甚順。考其實不可行。大抵獻言之人與

朝廷利害絕不相侔。言不酌事。不濟則脫身而去。朝廷施設失當。誰任其咎。鷲鳥將擊。必匿其形。今朝廷於進取未有秋毫之實。所下詔命已傳賊境。使之得以爲備。非策也。又奏江左形勢如九江鄂渚荆南諸路當宿重兵。臨以重臣。吳時謂西陵建平國之藩表。願精擇守帥以待緩急。則江南自守之計備矣。戊寅以沈與求知樞密院事。己卯遙尊宣和皇后。韋氏爲皇太后。帝嘗謂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高。朕朝夕思之不遑寧處。屈已講和。正爲此爾。至是從翰林學士朱震之請。遙尊爲皇太后。甲申劉光世罷。光

世在淮西素無紀律張浚言其沉酣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氣佛然乞賜寵黜會光世引疾請解兵柄乃拜少師萬壽觀使奉朝請以其兵隸都督府浚因分爲六軍命呂祉往節制之張守曰必欲改圖須得聞望素高能服諸將之心者乃可祉不可用也浚不從夏四月戊戌修濬建康城池以賊徒田舍及逃田充官莊其沒官田依舊出賣丁未岳飛乞終喪先是飛自鄂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

檜除謀已
么向未遠
下手如驚
鳥之伏也

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息觀釁耳臣願陛下假臣月日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豫必奔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畧兩河如此則逆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於此舉帝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復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遂不以德瓊兵隸飛詔飛詣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

知人

後無學問
故潦倒至
此然所存
檢自應遂
飛又情理
所必至也

張宗元

下。一旦據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如何。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沂中祝德等耳。亦豈能御此軍哉。浚艷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為念哉。飛既與浚忤。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詔不許。庚戌張浚累陳岳飛積慮專在併兵。奏贖求去。意在要君。遂命張宗元權宣撫判官監其軍。

論曰宋南渡諸將所可倚以成恢復之功。建中興之業者。自岳飛之外。蓋不多得。豈直奮勇善戰而規為措置。亦自有大過人者。秦檜奸臣。主和誤國。其忌飛也固不容誅矣。張浚負一時之望。乃亦謂其意在要君。此何說哉。愚嘗合其殺曲端之事而觀之。其心事固未可知。而休休有容之量。恐亦不能如古之所謂一個臣也。

五月張浚薦胡安國。帝召之。將行。聞陳公輔乞禁程頤之學。乃上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夫頤於易因理以明象。

而知體用之一原。於春秋見於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諸經語孟皆發其微旨。而知其入德之方。則狂言怪語豈其文哉。孝弟顯於家。忠誠動於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則高視闊步。豈其行哉。自嘉祐以來。願與凡顯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名世。著書立言。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及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哀其遺書。羽翼六經。使邪說者不得作。而道術定矣。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孫。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安國辭。遂與提

舉萬壽觀。六月乙巳。沈與求卒。與求字必先。湖州德清人。與求被遇。歷御史三院。知無不言。前後幾四百奏。帝以其諳練。通達克己。聽納及卒。謚忠敏。丙辰。岳飛因累詔趣還。不得已。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及張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復遣還鎮。飛至鎮。奏言。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為老壯。以逆順為強弱。萬全之效。可必。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

金誅其尚書左丞高慶裔 秋七月粘沒喝以憂

歿初金主吳乞買召粘沒喝為相以訛里朶代守雲

中粘沒喝遂失兵柄蒲盧扇欲挫粘沒喝因其所善

高慶裔以賊敗下獄粘沒喝乞免官為庶人以贖其

罪金主不許慶裔臨刑粘沒喝哭與之別慶裔曰公

早聽我言豈有今日蓋慶裔嘗教之反凡粘沒喝之

黨連坐者甚眾粘沒喝悲悶絕食縱飲而歿 八月

乙未以張俊為淮西宣撫使 以王德為淮西都統

制鄜瓊副之瓊與德素等夷不相下及呂祉還朝德

瓊列狀交訴于都督府及御史臺乃詔德還建康仍

命呂祉往廬州節制之祉至廬州瓊又訟德祉論之

曰若以君等為是則大相誰然張丞相但喜人向前

倘能立功雖大過亦闕畧况小嫌邪當為諸公辯之

保無他虞瓊等感泣事小定祉乃密奏乞罷瓊及統

制靳賽兵權書吏漏語于瓊瓊令人遞祉所遣郵置

盡得祉所言大怨怒會聞朝廷命楊沂中為淮西制

置使劉錡為副召瓊赴行在瓊大懼遂謀叛諸將晨

謁祉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張璟曰諸兵官有何

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邪祉大驚欲走不

及為瓊所執璟及兵馬鈐轄喬仲福統制劉永衡皆

劉豫其所

速討劉
鄴瓊
秦檜謀

而
歿之瓊遂帥全軍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擁社北去距
淮三十里社下馬立謂瓊曰劉豫逆賊我豈可見之
衆逼社上馬社罵曰歿則死於此又諭其衆曰劉豫
逆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鄴瓊去乎衆頗感動凡
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動衆心急策馬先渡社遂
遇害時有得社括髮之帛歸吳中者社妻吳氏持帛
自縊以殉葬聞者哀之劉錡吳錫以兵追瓊不及不
還社字安老建陽人宣和初上舍釋褐歷官所至有
聲至是死難 詔張俊自盱眙移屯廬州於是張浚
始悔不用岳飛言飛乞進討瓊不許詔駐師江州爲

淮浙援 初鄴瓊擁社北歸劉豫張浚方宴僚佐
報忽至滿座失色浚色不變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
因樂飲至夜分乃爲蠟書遣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
成之不然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瓊分隸其衆困苦
之邊亦賴以少安 九月甲子上太上皇廟號曰徽
宗太后曰顯肅丁卯韓世忠張俊入見乃命俊自盱
眙移屯廬州 壬申張浚罷浚總中外之政帝委任
寔專事無巨細必以咨浚賜諸將詔徃徃命浚草之
及鄴瓊叛呂社死浚不安因力求去帝問誰可代者
且曰秦檜何如浚曰檜則善矣近與其事頗覺其闇

通鑑卷七十一 宋紀 高宗丁

帝曰然則用趙鼎爾浚曰得之矣。初靖康之難粘罕駐軍青城欽宗出狩留而未返時有汪若海者以太學生上書粘罕請息兵講好奉還少帝其書慷慨激發反復數百言中有云下令如流水之源順人心也元帥亦知人心之所歸乎。昨南門之下有一老父年且九十偃僂扶杖揮淚而言曰我生之初尚及仁宗我生之末乃遇聖君因望行在而顧衆曰今上寬仁似仁宗汝等當以效事吾老無能爲也今日當先死以爲諸公勸城中聞之不問老少無不歔歔流涕皆曰有君如此何忍負之人心如此天意可知元帥

豈可不承于天不和於人哉粘罕雖不聽然亦不罪也當時圍城中大小臣工噤不敢出一語而忠義奮激乃出于一儒生里父則平時肉食以謀人之國者果何如人哉帝嘗書若海名論浚曰似此人才卿宜收拾會浚去國不果召丙子以趙鼎爲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時上皇未祔廟太常少卿吳表臣奏行明堂之祭翰林學士朱震因上言王制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春秋書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公羊傳曰譏始不三年也國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后喪旣易月而除服明年

侍体

遂享太廟合祀天地于圜丘。當時未行三年之喪，專行以日易月之制，可也。在今日行之，則非也。詔侍從臺諫禮官參議，卒用御史趙浚、禮部侍郎陳公輔言。大饗明堂，震謝病乞祠，尋卒。震字子發，荆門軍人。舉政和進士，深於易學，博洽詳雅，以廉正稱。冬十月，丁酉，張浚既去位，言者論之不已。至引漢武誅王恢爲比，欲遠竄之。會趙鼎乞降詔安撫淮西，帝曰：「俟行遣張浚，朕當下罪已之詔。」鼎言：「浚已落職。」帝曰：「浚罪當遠竄。」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功。」帝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出，浚請嶺南，鼎留不下。明日，約同列救解。帝怒未釋，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爾，比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倘因一失，便寘之於地，後有奇謀秘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張守亦以爲言。帝意解，遂以祕書少監分司西京，永州居住。李綱聞之，馳奏曰：「臣竊見張浚罷相，言者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爲比，臣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談兵，忠義之士扼腕而無所發憤，將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陛下將誰與立國哉？浚措置失當，誠爲有罪，然其區區狗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不報。」閏月丙寅，涪州處士尹焞入見，命爲祕書。

郎兼說書。是月張俊奔盱眙還建康。金人襲汴
 執劉豫廢為蜀王。初豫由粘沒喝高慶裔得立故奉
 二人特厚兀术及諸將多憾之。豫兵敗藕塘金人欲
 廢豫及粘沒喝死岳飛因遣間齎蠟書與豫約同誅
 兀术。兀术得書大驚馳白金主於是廢豫之意益決
 會豫請立麟為太子金主曰徐當咨訪河南百姓
 豫雖意沮而猶日遣使乞師南侵金乃建元帥府于
 太原令豫兵悉聽節制而以東拔為左都監屯太原
 撻不也為右都監屯河間復分戍陳蔡汝亳賴許諸
 郡至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金主遂令撻懶兀术

撻懶

偽稱南侵以襲之將至汴遣人召劉麟渡河議事麟
 以二百騎至武城兀术麾騎翼而擒之遂馳入汴豫
 方射講武殿兀术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逼豫出
 見因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強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
 于金明池翌日集百官宣詔責豫而廢之其詔有曰
 建爾一邦迨茲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國為乃以鐵騎
 數千圍宮因遣小校巡閭巷問宣言曰自今不僉汝
 為軍不取汝免行錢為汝敲殺貌事人請汝舊主少
 帝來由此人心稍安置行臺尚書省于汴以張孝純
 權行臺左丞相胡沙虎為汴京留守李儔副之諸軍

悉令歸農聽宮人出嫁得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百餘萬兩米九十餘萬石絹二百七十萬匹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豫求哀於二帥撻懶謂之曰咎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焚頂煉臂號泣今汝廢無一人憐者汝何不自責也豫語塞與家屬徙臨潢岳

世一帥

飛奏乘廢劉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韓世忠亦上疏言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皆不報十二

德是邪說

凡人主意

月癸未王倫還自金初倫將還撻懶送之曰好報江南自今道途無壅和議可成倫至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且許歸河南地帝喜曰若金人能從朕

所求其餘一切非所較也秘書省正字汪應辰上疏謂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患異議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金雖通和疆場之上宜各戒嚴以備他盜今方且肆赦中外褒寵將帥以為休兵息民自此而始縱忘積年之耻獨不思異時意外之患乎此因循無備之所以可畏也方朝廷排羣議之初大則鼠逐小則罷黜至有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是以小人窺見間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備位而忠臣正士乃無以自立於羣小之間此上下相蒙之所以可畏也

宋朝天之用小人也
如日用飲
食然

應辰

臣願勿以和好為無虞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
疏奏秦檜大不悅出通判建州遂請祠以歸寓居常
山之永年院蓬蒿滿徑一室蕭然饘粥不繼人不堪
其憂處之裕如也益以修身講學為事丁亥復遣
王倫奉迎梓宮于金是歲金初用大明曆司天楊
級所造也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一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一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部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七十一 戊午一年

高宗十二

紹興八年 金天眷元年 春正月戊子朔帝在建康車駕將

幸平江李綱以為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
不宜輕動具奏曰臣聞自管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
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
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臯間高祖雖屢敗不

有識論

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苟或止其退避，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鬪心。我退彼進，使敵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姦氓，從而附之，虎踞鸚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荆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借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爲有說。今疆場未有警急之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審號令，明賞刑，益務固守，而遽爲此擾擾，棄前功，蹈後患，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戊戌帝議還臨安，張

守

守言建康自六朝爲帝王都，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強敵，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于此，以繫中原民心。趙鼎不可守，遂求去。出知婺州。二月庚申，以呂頤浩爲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行宮留守。壬戌，岳飛乞增兵不許。癸亥，帝

請兵

發建康丙寅，胡安國進春秋傳，詔加安國寶文閣直

學士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于學官安國謂先聖手
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乃傳心之要典
也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
用夷變夏殆由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
成其志至是上之帝謂深得聖人之旨詔進一官命
未下而卒賜謚文定安國字康侯崇安人強學力行
以聖人爲標的志於康濟斯民見中原淪沒遺黎塗
炭常若痛切其身雖數以罪去愛君憂國遠而彌篤
風度凝遠視天下萬物無一足嬰其心自渡江以來
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稱首謝良佐嘗語人

此二事似
強人意然
不聽都建
康而老西
湖其志不
復陽矣

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歿而松柏挺然獨秀
者也子寅宏寧 戊寅帝至臨安自是始定都矣一
日內侍移竹栽入內趙鼎見之責曰良獄花石之擾
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邪因奏其事帝改容謝之又
有戶部官進錢入宮者鼎召至相府切責之翌日問
帝曰其人獻錢邪帝曰朕求之也鼎曰其人不當獻
陛下不當求遂黜其人於遠郡 己卯以戶部尚書
章諒爲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呂頤浩爲醴泉觀使
除尹焞爲秘書少監未幾力辭末去上語參知政事
劉大中曰焞未論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得

故曰檜則
善矣改口
不得

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焯直徽猷閣主管萬壽
觀留侍經筵。先是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薦焯自代。
輔臣入奏。上慘然曰。楊時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朕
痛惜之。趙鼎曰。尹焯學問淵源。可以繼震。上指奏牘
曰。震亦薦焯代資善之職。但焯微賸。恐教兒費力。爾
進除太常少卿。仍兼說書。三月庚寅。以禮部尚書
劉大中參知政事。兵部尚書王庶為樞密副使。壬辰
復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初。張
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
輩無所措足矣。及鼎再相。檜在樞密。一惟鼎言。是從。

晏敦復

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為檜所賣
也。檜既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
色。曰。奸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為過。甲午。陳與義
罷。初。朝廷議與金和。趙鼎言。人多謂中原有可圖之
勢。宜便進兵。恐他時咎今日之失機。與義曰。若和議
成。豈不賢於用兵。帝然之。至是以疾出知湖州。夏
四月壬戌。詔王庶視師江淮。庶素有威望。臨發。勞師
於都教場。便服坐壇上。自大將以下悉戎服。步由轅
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莫敢仰視。至淮上。遂移張俊
下。張宗顏軍淮西。巨師古屯太平州。分韓世忠二軍。

巨師古

虜庭會
議

屯天長泗州、緩急為聲援、以劉錡軍駐鎮江、以固根本。五月庚子、禁貧民不舉子、其不能育者給錢養之。丁未、王倫偕金使來、初、倫至會寧、見金主、首謝、廢劉豫、次、致使指會撻懶、自河南還、言于金主、請以廢齊舊地與宋、金主命羣臣議、幹本力言不可、東京留守訛魯觀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阿懶折之曰、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讐也、何德之有、勿與、便蒲盧虎位在幹本上、撻懶訛魯觀附之、由是蒲盧虎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遂遣倫及其太原少尹烏陵思謀、太常少卿石慶充來議事、

欲復則早
見
欲速愈遲

將至、帝命吏部侍郎魏在館伴之、在以為御史時嘗言和議之非、不可奉詔、因備論敵情之不可信、秦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在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乃改命吳表臣、思謀等至、臨安人見帝謂輔臣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尚庶幾、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已、冀和議之速成也、朝臣多言其不可、帝怒、趙鼎曰、陛下於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今屈已請和、不憚為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辭、出于愛君、不可以為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

得已爲之、但得母后及梓宮還、敵雖渝盟、吾無憾、帝從其言、衆議遂息、烏陵思謀等稱朱弁忠節、詔附黃金三十兩以賜、金以經義詞賦兩科取士、戊申以資政殿學士葉夢得爲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夢得奏防江措畫八事、一申飭邊備、二分布地分、三把截要害、四約束舟船、五團結鄉社、六明審斤墩、七措置積聚、八貴官吏效守、又言建康太平池州緊要隘口、江北可濟渡去處共一十九處、願聚集民兵把截要害、命諸將審度敵形、併力進討、金都元帥宗弼犯會山縣、進逼歷陽、張俊諸軍遷延未發、夢得見俊請速

會

陳修

出軍、曰敵已過含山縣、萬一金人得和州、長江不可保矣、俊趣諸軍進發、聲勢大振、六月壬戌、以衍聖公孔玠僑居衢州、賜田五頃、以奉先聖祠事、壬申賜禮部進士三百九十五人及第、出身、初諸郡鄉試卷多解呈御覽、福州陳修作四海想中興賦、有云蔥嶺金堤、不日復廣輪之士、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帝吟誦此聯、凄然出涕、黏之殿壁、至是修名在第三、帝曰卿便是陳修、今年幾何、對曰臣年七十三、問卿有幾子、對曰臣尚未娶、詔出宮、入施氏嫁之、是科得陳俊卿、以呂本中直學士院、金使通和、有司議

陳俊卿

通鑑卷之二十一
六
行人之供本中言使人之來正當示以儉約客館芻粟若務充悅適啓戎心且成敗大計初不在此在吾治政得失兵財強弱願詔有司令無乏可也秋七月乙酉秦檜復請遣王倫如金定和議及申問諱日左正言辛次膺言宣和海上之約靖康城下之盟口血未乾兵隨其後今日之事當識其詐國耻未雪義難講好凡七上疏力諫不報乃以母疾求補外詔從之辛亥彗出東方求直言晏敦復奏管康澄以賢士藏匿四民遷業上下相徇廉耻道消毀譽亂真直言不聞為深可畏臣嘗即其言考已然之事多本於

辛次膺

左右近習及姦邪以巧佞轉移人主之意其惡直隴正則能使賢士藏匿其造為事端則能使四民遷業其委曲彌縫則能使上下相徇其假寵竊權簧鼓流俗則能使廉耻道消其誣人功罪則能使毀譽亂真其壅蔽聰明則能使直言不聞臣願防微杜漸以助應天之實八月甲子蠲江東路月椿錢萬三千緡丁丑彗滅是月金始頒行官制初金太祖用漢官賞左企弓等因置中書省樞密院于廣寧而其國用事者未改女真官號斜也幹本當國勸用漢官制度畧倣中國之制立省寺府司太宗嘗下詔改定而未畢

金斜也幹
不

金宇文虛中

至是置三師三公三省六曹臺院寺監等官宇文虛中為之參定其制金以會寧為上京臨潢府為北京會寧即海古之地金之舊土也按出虎水源于此故名金源初稱為內地至是升為上京會寧府改遼上京臨潢府為北京而東京遼陽西京大同南京大興中京大定府則仍舊云冬十月丁巳罷參知政事劉大中知處州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薦蕭振為侍御史振入臺即劾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口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為去孰矣 郵延故將李世輔誘執金撒离喝來歸世輔

劉大中

世輔

李永奇

綏德青澗人自唐以來世襲蘇尼九族都巡檢使世輔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金人犯郵延經畧王庶募間者世輔往應募有敵人夜宿陶穴世輔絕陶穴中得十七人皆殺之取首二級馬二匹餘馬悉折其足解大奇之補充隊將由是知名遷副將金人陷延安授永奇父子官永奇漿泣曰我宋臣也世襲國恩乃為彼用邪會劉豫令世輔帥馬軍赴東京永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乘機即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世輔至東京劉麟喜之授南路鈐轄乃密遣其客雷燦以蠟書赴行在及豫廢兀朮以

雷燦

通鑑卷之二十一 高宗十二

吳俊

萬騎馳獵淮上與世輔獨立馬圍場間世輔戒吳俊
往探淮水可渡馬處欲執兀朮歸朝俊還世輔馳問
之為竹刺傷馬而止兀朮授世輔知同州世輔至鄜
省父永奇教世輔曰同州人南山乃金人往來驛路
汝可於此擒其首渡洛渭由商鞅歸朝第報我知我
當以兵取延安而歸世輔赴同州即遣黃士成等持
書由蜀至吳報歸朝事金撒剌喝來同州世輔以計
執之馳出城至洛河舟船後期不得渡與追騎屢戰
皆捷世輔憩高原望追騎益多撒剌喝搏頰求哀世
輔乃與折箭為誓不得殺同州人及害我骨肉撒剌
喝許之遂推之下山崖追兵爭救得免世輔攜老幼

黃士成

罷趙鼎

長驅而非至鄜城縣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即挈家出
城至馬翅谷為金人所及家屬三百口皆遇害世輔
僅以二十六人奔夏甲戌趙鼎罷初中書舍人潘

潘良貴

良貴以戶部侍郎向子諲奏事帝因與論筆法言久
不輟良貴曰向子諲以無益之言久瀆上聽叱之退
帝欲抵良貴罪中丞常同為之辯帝欲併逐同鼎奏
子諲雖無罪而同與良貴不宜逐帝不從命下給事
中張致遠謂不應以一子諲出二佳士不書黃帝怒
顧鼎曰固知致遠必繳駁鼎問何也帝曰與諸人善

張致遠

蓋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樂鼎秦檜繼留身奏事及
出鼎問帝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相不樂耳會殿中
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濤言戒擊臣乃趙鼎意
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帝聞益疑鼎乃引疾求罷且
言劉大中持正論為章惇蔡京之黨所嫉臣議論出
處與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出知紹興府入辭
言于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弟之說脅制陛下者將
行檜率執政餞之鼎不為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鼎
自再相無所施為或以為言鼎曰今日之事如人患
羸當靜以養之若復攻砭必損元氣矣後王庶人對

帝曰趙鼎兩為相於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
又鎮撫建康回鑾無虞他人所不及以勾龍如淵
為御史中丞先是宰執入見秦檜獨留身言臣寮畏
首畏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論大事若陛下決欲講
和乞專與臣議勿許羣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
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
甚堅檜猶以為未也復進前說又三日檜復留身奏
事如初知帝意不移乃始出文字乞決和議然猶以
羣臣為患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為檜謀曰相公為天
下大計而邪說橫起盍不擇人為臺諫使盡擊去則

三留身嘉相
計極工

通鑑卷之二十一

向子諲

日曆

鮑延祖

孟處義

出張嶠

事定矣。檜大喜，即擢如淵為中丞。劾異議者，卒成檜志。丁丑，金國使張通古、蕭哲為江南詔諭使，與王倫偕來。通古至泗州，要所過州，迎以臣禮。知平江府向子諲不肯拜，且上言和議之非，遂乞致仕。汪藻

上所修日曆，自元符庚辰至宣和乙巳，詔旨凡六百六十五卷。藻再進官，其屬鮑延祖、孟處義咸增秩。有差藻升顯謨閣學士，言者論其嘗為蔡京、王黼之客，奪職居永州。始藻在太學，與王黼有微隙，後黼入相，嫌恨不除，竟坐廢斥，而外論不知，指為黼黨，累赦不宥。出校書郎張嶠為福建轉運判官，時何掄以刊

改神宗實錄得罪，詔連嶠，故出嶠。上疏略曰：古之人君，其患有二，不在於拒諫，在納諫而不能。用不在於不知天下利害，在知而不以為意。陛下渡江十年矣，外有勍敵之國，內有驕悍之兵，下有窮困無聊之民，進言者多矣。今皆以為陳腐，而別取新奇之說，任事者眾矣。今皆習是以為當然，而更為迂濶之事。此近於納諫而不知用，知利害而不知恤也。為今之計，朝斯夕斯，非是二者，不務數年之後，庶其有濟。有國之所惡者，莫大於朋黨。今一宰相用，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用之。一宰相去，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

通鑑卷之二十一 宋紀高宗丁丑

開不草
國書

盡逐之。宜其朋黨之寢成也。十一月甲申以翰林學士孫近參知政事。戊戌王倫入見。辛丑詔曰：金國遣使入境，欲朕屈已就和。命侍從臺諫詳思，條奏於。是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講。秦檜以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為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于本朝耳。開曰：主上以盛德登大位，公當強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聞也。復引古誼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也。開又詣都堂問計，果

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但欲濟國事耳。開乃與從官張燾、晏敦復、魏在李彌遜、尹焞、梁汝嘉、樓炤、蘇符、薛徽言、胡瑄、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圭、馮時中、趙雍、許忻上疏。而挾之北行。訖無音耗。河朔千里，焚掠無遺。老稚係纒而歿者，億萬計。復破威勝、隆德等州。淵聖皇帝嘗降詔書，謂金人渝盟，必不可守。是歲又復深入。朝廷制置失宜，都城遂陷。敵情狡甚，懼我百萬之衆，必以

張燾
李彌遜
梁汝嘉
樓炤
蘇符
薛徽言
胡瑄
朱松
張擴
凌景夏
常明
范如圭
馮時中
趙雍
許忻上疏

王倫秦檜
不入念何
以効死為
之用

通鑑卷之二十一
宋紀
三
歿爭也。止我諸道勤王之師。則又曰講和矣。乃邀淵
聖出郊。次邀徽宗繼往。追取宗族。始無虛日。傾竭府
庫。靡有孑遺。公卿大臣。類皆拘執。然後偽立張邦昌
而去。則是金人所謂講和者。果可信乎。此已然之禍。
陛下所親見。今徒以王倫繆悠之說。遂誘致金人。責
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而陛下遂已屈已從之。臣是以
不覺涕泗之橫流也。彼以詔諭江南為名而來。則是
飛尺書而下。本朝豈講和之謂哉。我躬受之。真為臣
妾矣。陛下方寢苦枕塊。其忍下穹廬之拜乎。臣竊料
陛下必不忍為也。萬一奉其詔令。則將變置吾之大
臣。分部吾之諸將。邀求無厭。靡有窮極。當此之時。陛
下欲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之。則復責我以違令。其
何以自處乎。况犬羊之羣。驚動我陵寢。戕我宗廟。
劫遷我二帝。據守我祖宗之地。塗炭我祖宗之民。而
又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鑿與不返。遂致萬國痛心。是
謂不共戴天之讐。彼意我之必復此讐也。未嘗頃刻
而忘圖我。豈一王倫能平哉。方王倫之為此行也。雖
閭巷之人。亦知其取笑外夷。為國生事。今無故誘狂
敵。悖慢如此。若猶倚信其說而不寢。誠可慟哭。使賈
誼復生。謂國有人乎。古之外夷。固有不得已而事之

及

以皮幣事之以珠玉事之以犬馬者曷嘗有受其詔
諭惟外夷之欲是從如今日事哉脫或包羞忍耻受
其詔諭而彼所以許我者不復如約則徒受莫大之
辱貽萬世之譏縱使如約則是我今日所有土地先
拱手而奉外夷矣祖宗在天之靈以謂如何徽宗皇
帝顯肅皇后不共戴天之讐遂不可復也豈不痛哉
陛下其審思之斷非聖心所能安也自金使入境以
來內外惶惑儻或陛下終以王倫之說為不妄金人
之詔為可從臣恐不惟墮外夷之奸計而意外之虞
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此衆所共曉陛下亦嘗慮及於
此乎國家亦嘗敗外夷於淮甸雖未能克復中原之
地而大江之南亦足支吾軍聲粗震國勢粗定故金
人因王倫之往復遣使來嘗試朝廷我若從其所請
正墮計中不從其欲且厚攜我之金幣而去亦何適
而非彼之利哉為今之計獨有陛下幡然改慮布告
中外以收人心謂祖宗陵寢廢祀徽宗皇帝顯肅皇
后梓宮在遠母后淵聖宗支族屬未還故遣使迎請
冀遂南歸今敵之來邀朝廷以必不可從之禮實王
倫賣國之罪當行誅責以釋天下之疑然後激厲諸
將謹捍邊陲無墮敵計進用忠正黜遠奸邪以振紀

綱以修政事務為實效不事虛名夕慮朝謀以圖興復庶乎可矣。今金使雖已就館。謂當別議區處之宜。臣聞萬人所聚必有公言。今在廷百執事之臣與中外一心皆以金人之詔為不可從。公言如此。陛下獨不察乎。若夫謂黏罕之已歿。外夷內亂。契丹林牙復立。故今金主復與我平等語。是皆行詐款我師之計。非臣所敢知也。或者又謂金使在館。今稍恭順。如臣之所聞。又何其悖慢於前。而遽設恭順於後。敵情變詐百出。豈宜惟聽其甘言。遂忘備豫之深計。待其禍亂之已至。又無所及。此誠切於事情。今日之舉存亡所繫。愚衷感發不能自己。望鑒其惓惓之忠。特垂采納。更與二三大臣熟議其便。無貽後時之悔。甲辰。

王庶七上疏

出王庶

胡銓

王庶罷。庶論虜不可和。上疏者七。見帝言者六。秦檜方挾虜自重。以為功。細其說。庶語檜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而忘此虜邪。檜大恨。庶因乞免。書和議文字。且累疏求去。遂罷為資政殿學士。知潭州。辛亥。樞密院編修胡銓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臣無識。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至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

公認論江
南事真則

溢死事恐
難信亦難
贖爾時何
不死評

劉豫我也。陛下柰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汚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袵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無禮如劉豫也哉。今倫之議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嗚呼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其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計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矣。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參政。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參贊大臣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

謫胡銓

吳師古

陳剛中

折衝禦侮。邪臣竊謂孫近亦可斬也。臣備負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典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書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劫持，詔除名，編管昭州。仍降詔播中外，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之。檜迫于公論，翌日改銓監廣州都鹽倉，宜興進士吳師古，錄其書于木，金人募之千金。朝士陳剛中以啓事賀銓之謫。師古坐流袁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皆歿焉。晏敦復謂人曰：頃言檜奸，諸君不以爲然。

今方專國，便敢爾。他日何所不至邪？十二月己未，以李光參知政事。秦檜既定和議，將揭榜以吏部尚書李光有人望，欲藉之同押榜，以息浮議。乃請于帝而用之。光既受命，遂於尚書省榜諭全國使來，盡割河南陝西故地，通好於我。許還梓宮及母兄親族，餘無需索。戊辰，王倫言金使稱詔諭江南，其名不正。秦檜以未見國書，疑封冊。帝曰：朕嗣守祖宗基業，豈受金人封冊？于是楊沂中解潛韓世良見檜曰：朝論籍籍，軍民洶洶，若之何？退又白之臺諫。中丞勾龍如淵至都堂，與檜議召倫責之。曰：公爲使通兩國，妖凡

事當於彼中反覆論定安有同便至而後議者倫泣曰倫涉萬死一生往來廟口者數四今日中丞乃責倫如此檜等其解之曰中丞無他亦欲激公了此事耳倫曰此則不敢不勉如淵謂檜曰但取金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舉諒陰三年事以告檜遂以檜攝冢宰詣館受書而倫亦以計說通古通古從之檜至館見通古受其書通古欲百官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于禁中人情始安丙子張通古入見言先歸河南陝西地徐議餘事時尹焞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上疏曰臣伏見本朝有遼金之禍亘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猾亂昨者城下之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續陛下即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讐敵未殄然而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至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爲事今又爲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

兵今陛下信讐敵之譎詐而覲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其戴天不反兵之義乎又况使人之來以詔諭爲名以割地爲要今以不戴天之讐與之和臣切爲陛下痛惜之或以金國內亂懼我襲已故爲其言以緩王師倘或果然尤當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耻尚何和之爲務又移書秦檜言今北使在廷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彼日益強我日益怠侵尋腹削天下有被髮左袵之憂比者竊聞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自是未聞金人悔過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別問不詳天下之人

尹焞書

痛恨切骨金人狼虎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將以此望于相公覲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爲之已甚乎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孝弟通於神明道德成於安彊勿以小智子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疏及書皆不報於是焞固辭新命李綱時知洪州聞之上疏曰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今倫之歸與金使偕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請試爲陛下言之金人毀宗社逼二聖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

李綱疏

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讐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卑辭厚幣，無所愛惜者，以二聖在其域中，為親屈已，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既至，遣使以迎梓宮，承往遄返，初不得其要領。今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為指，而金使之來，乃以詔諭江南為名，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詰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曲折，然以愚意料之，金以此名遣使，其邀求大畧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班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日，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為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令，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改革政事，或竭取租賦，或脔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為兵端，以為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為此，固猶不可況。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九 高宗十一年 三十一
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尚足以有爲。豈可忘祖宗之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遽自屈服。冀延旦暮之命哉。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羣臣。講明利害。可以久長之策。擇其善而從之。疏奏。雖與衆論不合。上不以為忤。曰。大臣當如此矣。先是。倫使金。從趙鼎。受使指。鼎言。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爲界。二事。使者之大指。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還。有詔諭江南之名。帝歎息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邪。初。檜主和議。命韓世忠移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因力論和議之非。願效死節。率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章數上。皆慷慨激切。且請單騎詣闕。而奏。帝不許。及張通古來。以詔諭爲名。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且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不報。及通古還。世忠伏兵洪澤鎮。將遂殺之。以壞和議。不克。而罷。時劉豫既廢。金欲立淵聖于南京。以分中外。以和定而止。

論曰。秦檜主和。或者以爲逢迎上意。予讀宋史至

此不能不為之愴然矣

甲戌以韓宜嘗金書樞密院事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二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使學副使兩京吏禮部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七十二 巳未一年

高宗十三

紹興九年金天眷二年春正月壬午朔帝在臨安丙戌以

金人通和赦河南新復州軍直學士院樓炤草赦

文畧曰上穹開悔禍之期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

之境土歸我與圖戢守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張浚在

永州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鑑不遠虜自宣和以來挾

五上疏

疏

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者。借令虜中有故。上下紛襍。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解。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瑕造孽。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顧事理。可憂。又有甚於此者。陛下積意兵政。將士漸孚。一旦非面事虜。聽其號令。小大將帥。孰不解體。蓋自堯舜以來。人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可以削平禍難者也。前後凡五上疏。皆不報。岳飛在鄂州。聞金將歸河南地。上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秦檜啣之。及赦至鄂。飛又上疏。力陳和議之非。至有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之語。疏入。檜益怒。遂成讐隙。和議成例。加爵賞。飛加開府儀同三司。力辭言。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之。飛乃受命。吳璘在熙州。其幕客擬為賀表。璘愀然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誠天下慶。璘等叨竊不能宣國威靈。亦可愧矣。但當待罪稱謝可也。以陳淵為右正言。淵入對。論比年以來。恩惠太濫。賞給太

二帥不至
是

陳淵

淵為右正言。淵入對。論比年以來。恩惠太濫。賞給太

厚、頒賚賜予之費大過、所用既衆、而所入實寡、此臣所甚懼也。周官唯王及后世子不會說者、謂不得以有司之法治之、非周公作法、開後世人主侈用之端也。臣謂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越式而論之、若事事以式、雖不會、猶會也。臣願陛下凡有錫賚、法之所無、而於例有礙者、三省得以其議、戶部得以執奏、則前日之弊息矣。淵面對、因論程頤、王安石學術同異、上曰、楊時之學、能宗孔孟、其三經義辨、甚當理、淵曰、楊時始宗安石、後得程顥師之、乃悟其非、上曰、以三經義解觀之、具見安石穿鑿、淵曰、穿鑿之過尚小、至于道之大原、安石無一不差、推其學、遂爲大害、上曰、差者何謂、淵曰、聖學所傳止有論孟中庸、論語至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安石皆暗其原、仁道至大、論語隨問隨答、惟樊遲問仁、對曰、愛人、愛特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愛爲仁、其言中庸則謂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己、孟子七篇專於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揚雄善惡混之言、至于無善無惡、又溺於佛、其失性遠矣。戊子遣判大宗正事、士褒兵部侍郎張燾、請河南修奉陵寢、初、史館校勘范如圭、以書責秦檜力建和議、忘讐辱國之罪、且曰、公

范如圭

不喪心病狂。奈何爲此。必遺臭萬世矣。及金人歸河
南地。檜方自以爲功。如圭入對言。兩京之版圖旣入。
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陵之使未遣。何以慰神
靈。萃民志乎。帝泫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即日遣士褒
等往。檜以如圭不先白已。益怒。如圭遂謁告去。岳飛
請以輕騎從謁諸陵。洒掃。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
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願往視之。檜白
帝止其行。辛卯。以尹焞爲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
觀。兼侍講。焞奏言。臣職在勸講。茂。有發明。期月之間。
病告相繼。坐禱厚祿。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
不能者止。此當去一也。臣起自草萊。誤膺召用。守道
之語。形于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朝廷非
常不次之舉。獲懷利苟得之人。此當去者二也。比嘗
不量分守。言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于今。跡其庸愚。
豈堪時用。此當去者三也。臣自擢春官。未嘗供職。以
疾乞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勞。得以祇受。此當去者四
也。國朝典法。揆之禮經。年至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
齒已及。加以疾病。血氣旣衰。戒之在得。此當去者五
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今臣有
五當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乞檢會累放歸田里。疏

通鑑卷之二十三 宋紀四
上以焯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告老轉一官致仕焯
自入經筵即乞休致朝廷以禮留之張浚趙鼎既去
秦檜當國見焯前疏力非和議及與檜書檜已不樂
至是得求去之疏遂不復留 戊戌賜王倫同進士
出身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既又以倫爲東京
留守命倫交割地界己亥以吳玠爲四川宣撫使玠
與金人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
費益治屯田和議之成帝以玠功高授開府儀同三
司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等州皆聽節制遣內侍奉
手札以賜至則玠病甚扶掖聽命 二月癸丑以周
聿爲陝西宣諭使方庭實爲三京宣諭使庭實至西
京先朝陵寢自永昌而下皆遇發掘而秦陵至暴露
庭實解衣覆之歸以白帝秦檜怒之 三月丙申王
倫至汴見兀朮交割地界得東西南三京壽春府宿
亳曹單州及陝西京西諸州之地兀朮遂自祁州渡
河而去移行臺于大名府 辛丑以樓炤僉書樞密
院事 夏四月庚戌朔呂頤浩卒頤浩字元直其先
樂陵人徙齊州以進士歷官至宰相其處苗劉之變
固亦有功而與李綱趙鼎不協幾於媚疾矣且又荆
立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於是郡邑多橫賦大

為東南患云 辛丑命樓炤宣諭陝西炤至鳳翔承
 制以楊政為熙河經略使吳璘為秦鳳經略使屯內
 地以保蜀郭浩為鄜延經畧使屯延安以守陝炤倚
 秦檜勢妄自尊大且好貨失將士心 甲子以孟庾
 為西京留守路允迪為南京留守 罷權吏部尚書
 晏敦復和議之初敦復力詆屈已之非秦檜使人誅
 之曰公若曲從兩地且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以身
 計而誤國家况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檜
 卒不能屈權吏部甫踰月罷知衢州 五月丙午李

敦復

世忠

世輔自夏來歸初世輔至夏夏人問其故世輔泣具
 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即死願得二十萬
 人生擒撒離喝取陝西五路歸于夏世輔亦得報不
 共戴天之讐夏主曰爾能立功則不靳借兵時有酋
 豪號青面夜叉者久為夏國患乃令世輔圖之世輔
 以三千騎晝夜疾馳奄至其帳擒之乃還夏主大悅
 即出二十萬騎以文臣王樞武臣嚜訛為陝西招撫
 使世輔為延安招撫使世輔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
 呼曰鄜延今復歸朝已有赦書世輔取赦文觀之因
 與官屬列拜大哭乃以舊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嚜
 訛諭之曰世輔已得延安府見講和赦書招撫可以

本部軍歸國唎訛不從曰初經畧乞兵來取陝西今
既到此乃令我歸邪世輔知勢不可乃出刀斫唎訛
不及擒王樞縛之夏人以鐵鷄子軍來世輔以所部
拒之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殺歿蹂踐無慮
萬人獲馬四萬匹世輔揭榜招兵每得一人予馬一
匹旬日間得驍勇少壯者萬人乃擒害其父母弟姪
者斬于東市行至鄜州有馬步軍四萬餘吳玠遣張
振撫諭之曰兩國見議和好不可生事世輔遂見玠
于河池玠遣詣見樓炤于長安炤承詔以爲護國軍
承宣使樞密行府前軍都統制送之朝世輔乃率部
下二千南來帝撫勞再三賜名顯忠六月庚戌皇
后邢氏崩于五國城辛亥夏主乾順卒子仁孝立
仁孝改元大慶號乾順口崇宗己巳吳玠卒玠字
晉卿德順人少沉毅有志節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
錄置座右積久墻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畧
不求近小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虚心請受
雖身爲大將卒伍最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爲之歿
選用將佐視勞能爲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
卒年四十七贈少師謚武安自富平之敗金人專意
圖蜀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思之立祠以

祀士褒張燾還自河南初士褒至鄂岳飛請以輕

騎從酒掃實欲觀釁以伐謀秦檜白止之士褒出蔡

頴河南百姓歡迎夾道以喜以泣曰久隔王化不圖

今日復為宋民遂入柏城披歷榛莽隨宜葺治禮畢

而還詔封士褒為齊安郡王張燾奏疏曰金人之禍

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耻復此讐也必不

可恃和盟而忘復讐之大事帝問諸陵寢何如燾不

對唯言萬世不可忘此賊帝默然秦檜患之出燾知

成都府秋七月金蒲盧虎自以太宗長子跋扈尤

甚充王訛管觀為左丞相復附之撻懶方持兵柄遂

相與謀反事覺蒲盧虎訛管觀皆伏誅以撻懶屬稟

釋不問金人厚有所邀議久不決將再遣使權刑

部侍郎陳橐上言金每挾講和以售其姦謀論者因

其廢劉豫又還河南地遂謂其有意於和臣以為不

然且金之立豫蓋欲自為捍蔽使之南窺豫每犯順

卒皆敗扑金知不足恃從而廢之豈為我哉河南之

地欲付之他人則必以豫為戒故捐以歸我往歲金

書嘗謂歲帑多寡聽我所裁曾未淹歲反覆如此且

割地通和則彼此各守封疆可也而同州之橋至今

存焉蓋金非可以義交而信結恐其假和好之說騁

陳橐

廢劉豫相
秦檜是豫
不廢也知
豫為金所
立不知檢
為金所相
無識者也

蒲盧虎
訛管觀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謬悠之辭包藏禍心變出不測願深鑒前轍亦嚴戰
守之備使人人激厲常若寇至苟彼通和則吾之振
飭武備不害爲立國之常如其不然決意恢復之圖
勿循私曲之說天意允協人心嚮應一舉以成大勳
則梓宮太后可還祖宗疆土可復矣秦檜憾之察因
力請去 丁亥王倫使金議事金帥兀朮言于金主
曰撻懶蒲盧虎主割河南與宋必有陰謀今宋使在
汴勿令踰境倫聞之即遣介具言于朝會孟庾至汴
倫即解留鑰將使指赴金國議事行至中山會撻懶
等反金人執之倫見主于御子林致使指金主不
答而令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爲宣勘官問倫知撻懶
罪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及求割地汝但
知有兀帥豈知有上國邪倫曰比蕭哲以國書許歸
梓宮太母及河南地天下皆知上國尋海上之盟與
民休息使人奉使通好兩國耳紹文復曰卿留雲中
已無還期及貸之還曾無以報反間貳我君臣邪乃
遣副使盧公佐還議歲貢正朔誓命等事及索河東
北士民之在南者而徙倫拘于河間以待報命之至
時皇后邢氏之喪金人秘之 乙巳以胡世將爲四
川宣撫副使世將精神明悟閑習吏治初除宣撫諸

將皆賀世將語之曰世將不習騎射不知虜情朝廷所以遣來者襲國家故事以文臣為制將爾軍事一無改吳宣撫之規各推誠心共濟國事可也諸將皆拜謝金以撻懶杜充為行臺左右丞相八月撻懶謂使者曰我開國功臣也何罪而使我降與杜充為伍邪遂復與翼王鵬懶等謀反事覺且疑撻懶與宋陰結故主割地遂命誅之撻懶南走追而殺之于祁州其黨皆歿知邵州王彥卒彥字子木上黨人性豪縱喜讀韜畧當建炎初屢敗大敵威聲振河朔號稱名將時方撓于和議遽召之還又奪其兵柄而使之治郡士議惜之冬十二月甲子李光罷初謂可

金殺撻懶

土彥

李光改過

因和為自治之計故署榜不辭及秦檜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始極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備不可撤檜惡之光復折檜于帝前曰觀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懷如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光遂求去以李綱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綱具奏力辭曰臣迂疎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今者罷自江西為日未久又蒙前拔畀以帥權昔漢文帝聞季布賢召之既而罷歸布曰陛下以一人之譽召臣以一人之毀去臣臣恐天下有以窺陛下之淺深

李綱

顧臣區區進退何足多少然數年之亟奮亟蹟上累
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係於國體詔以綱累奏不
欲重違遂允其請金胡沙虎攻蒙古糧盡而還蒙
古追襲之大敗其衆于流嶺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三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七十三

庚申一年

高宗十四

紹興十年

金天眷三年

春正月丙戌遣工部侍郎莫將等

使金初將為司農丞與監察御史施廷臣附秦檜抗
章力贊和議檜擢用將為起居郎廷臣為侍御史朝
論大駭尚書晏敦復等上䟽切諫于是二人皆不敢
受命檜患之至是以將為工部侍郎充迎護梓宮奉

迎兩宮使 唐文若以進士分教潼川府給事勾濤
 薦以自代詔赴行在所既至而勾濤出不得入見文
 若奏書闕下略曰昔漢高慢士四皓去之而西鄙少
 廉耻之人光武禮賢嚴光友之而東都多節義之士
 陛下屈萬乘之尊駐蹕東南兩宮將歸五路初復正
 宜市朽骨式怒蛙以來豪傑與之共治寧遽惜此數
 刻之對邪書奏翌日召對便殿帝大悅 辛卯李綱
 卒于福州綱字伯紀邵武人自其祖始居無錫卒年
 五十八贈少師謚忠定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
 為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且不久而其忠誠
 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使者至金金人必問李綱趙
 鼎安否其為遠人所畏服如此

史臣曰以綱之賢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
 莫或撓之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豈至為南渡之
 偏安哉夫用君子則安用小人則危不易之理也
 人情莫不喜安而惡危然居相位僅七十日其謀
 謀數不見用獨於黃潛善汪伯彥秦檜之言信而
 任之恒若不及何高宗之見與人殊哉綱雖屢斥
 忠誠不少貶不以用舍為語默若赤子之慕其母
 怒呵猶嚶嚶焉挽其裳裾而從之嗚呼中興功業

之不振君子固歸之天若綱之心其可謂非諸葛孔明之用心歟

二月辛亥以劉錡為東京副留守李顯南京副留守丁卯以孟庾知開封府為東京留守仇念知河南府西京留守三月胡世將屢言金人必渝盟宜為備

夏四月壬申韓肖胄罷五月己卯金兀朮撒離

喝分道入寇兀朮以歸河南陝西地為非計而張通

古又言宋置成河南請及其部置未定當議收復幹

本然之及撻懶誅遂大開國中兵於祁州命兀朮自

黎陽趨河南右監軍撒離喝出河中趨陝西兀朮率

孔彥舟等入汴遣烏祿取歸德李成取河南分兵下

諸郡于是東京留守路允迪皆以城降權西京留守

李利用弃城走河南州縣皆降拱州守臣上慥亳州

提轄魏經死之撒離喝入同州趨永興軍權知軍事

郝遠開門納之陝西州縣所至迎降遂進據鳳翔初

關陝新復朝廷分軍屯熙秦廊延諸路撒離喝既至

鳳翔陝右諸軍皆隔在虜後遠近震恐秦檜以其言

不讐甚懼謂給事中馮楸曰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

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慮獨君鄉衮未測上意君其

為我探之楸入見曰金人長驅犯順勢必興師如張

如取諸寄
河攻之有
大帥受封
爵者何處
藏躲

上慥
魏經

苗晟

子師顏

浚者且須以戎機付之帝正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
 人檜聞之喜詔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軍六月吳
 璘敗金人于扶風初胡世將在河池倉卒召諸將議
 時吳璘孫渥已在楊政田晟繼至諸將請少退清野
 以挫其鋒渥言河池不可守璘厲聲折之曰懦語沮
 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
 曰世將誓死于此遂遣諸帥分據渭南尋詔世將移
 屯蜀口以璘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時金人犯石壁
 砦璘遣姚仲等破走之既而撒離喝使鶻眼郎君以
 三千騎衝璘軍璘使統制李師顏以驍騎擊敗之虜
 先於扶風築城既收入城拒守官軍攻拔其城獲三
 將及女真百七十七人撒離喝怒甚自戰百通坊仲
 力戰破之撒離喝還鳳翔山是金人不敢度隴分屯
 之軍得全師而還東京副留守劉錡大敗金人于
 順昌初錡赴東京率所部王彥八字軍三萬七千及
 殿司卒三千自臨安沂江絕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
 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聞
 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捨舟陸行先趨三百里至
 順昌城中諜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
 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

陳規

矣。乃與規議，歛兵入城，爲守禦。時八字軍以將駐于汴，皆攜孥以行。至是，錡召諸將問計，諸將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遮擊老稚，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爲金所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決矣。」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攜老幼而來，不如相與努力一戰於茲，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喜，乃鑿舟沉之，示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于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堠，募土人爲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守戰，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日人欺我八字軍，今日我當爲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劉豫時所造癡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經畫方六日，而金兵已涉潁河，至城下，遂圍城。錡預於城下設伏，擒敵將阿黑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窩，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敵數千人。旣而金三路都統葛王烏祿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下，錡令開諸門，金人疑而不敢近。初，錡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至是許清輩蔽垣爲陣，金人縱

矢皆自垣端軼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歿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若于李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關充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往或請啣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為噐如市井兒以為戲者人持一以為號而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眾大亂百人者聞吹噐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尸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术在津聞之即索靴上馬趨騎急行帥十萬眾來援錡會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為緩急之用况已挫敵鋒軍聲方振縱眾寡不侔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邇而兀术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眾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紳路騎中汝遇敵則伴墜馬為敵所得敵帥問我如何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

曹成

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
 人果遇敵被執兀术問之對如前兀术喜曰此城易
 破耳即置鵝車砲具不用明日錡登城望見二人遠
 來繼而上之乃敵械成等歸以文書一卷繫于械錡
 懼惑軍心立焚之兀术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
 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以書
 約戰兀术怒曰劉錡何敢當我以吾力破汝城直用
 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戰且謂太子必不敢
 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术曰諾乃下令明
 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爲五浮橋于潁河上且毒穎
 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毋飲于河飲者夷其族
 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
 將軍錡曰擊韓雖退兀术精兵尚不可當法當先擊
 兀术兀术一動則餘無能爲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
 敝晝夜不解甲人馬飢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
 錡士氣閑暇軍皆番休方晨氣清凉按兵不動逮未
 申時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遣數
 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鏡斧犯之統制官趙樽
 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鬪入其陣刀斧亂
 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兀术拔營

去鈎遣兵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時，兀木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為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真貫以韋索，三人為聯，號拐子馬。皆女真為之，號長勝軍，專以攻擊。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為騎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鎗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

天機會

破之，棄尸數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木平日所恃以為强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韓常以下皆鞭之，遂還汴。既而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奔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木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可惜也。先是劉錡告急，帝命岳飛馳援，帝賜飛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貴、牛皋、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畧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

孟邦傑

李寶

梁興

余復帝用劉錡
岳飛韓世
山切思等不若
蓋此死木專用
勝若一秦檜
久之恨其不在
當時殺此舞
夫

郝旻
張應
韓清
楊遇
喬握堅
王勝

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闕中原
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
示無忘復讐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北
路招討使所遣諸將李寶牛臯相繼敗金人于京西
樓炤罷時秦檜力主和議奏遣司農少卿李若虛
請飛營諭指班師閏月撒离喝與吳璘楊政夾渭
河而陣璘駐兵大蟲嶺撒离喝覘之曰善戰者立于
不敗之地此難與爭乃引去趨邠州田晟遣將拒之
於青谿嶺胡世將又遣王彥楊從儀分道而出屢戰
敗之撒离喝還屯鳳翔既而復出攻涇州田晟據山
為陣乘虜辟未定奮兵擊敗之奪其兵馬甚衆撒离
喝走還鳳翔岳飛遣統制張憲擊金韓常於穎昌
又復淮寧府郝旻復鄭州張應韓清復西京楊遇復
南城軍喬握堅復趙州他將所至皆捷金人大震河
南兵馬鈐轄李興聚兵應飛收復伊陽等八縣及汝
州金河南尹李成弃城遁走詔興知河南府飛又使
張應會興復永安軍韓世忠使王勝等復海州父
老哀金帛以犒軍勝不受世忠每出軍必戒以秋毫無
犯軍之所過耕夫皆荷鋤而觀張俊遣統制王
德援穎昌兵還就檄德復宿州德倍道自壽春馳至

通鑑卷七十三
斡縣與金遊騎遇遂入城偃旗臥鼓遊騎引去德因
潛師趨宿州夜半薄金營金人阻汴水邀戰德策馬
先濟步騎從之遙謂金人曰吾與爾小大百戰雖名
王貴酋莫不糜碎爾何爲者金將高統軍遂投兵降
守將馬秦馳入城閉門固守德叱其子順先登秦遂
降宿州平德乘勝趨亳州與俊會于城父時酈瓊與
葛王烏祿在亳聞德至曰夜叉未易當也即遁去德
入亳州請于俊曰今兵威已振請乘勝進取俊不從
而還初欽宗時德以十六騎徑入隆德府縛金守臣
姚太師獻于朝欽宗與狀姚對曰臣就縛時止見一

夜叉耳由是人呼爲王夜叉秦檜惡趙鼎居越偪
已徙知泉州又諷司諫謝祖信等論鼎嘗受張邦昌
僞命遂奪節提舉洞霄宮鼎自泉還復上書言時政
檜忌其復用又諷中丞王次翁論其乾沒都督府錢
十七萬緡謫官居興化軍次翁及右諫議大夫何鑄
論之不已乃貶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秋七
月丙午以王次翁參知政事秦檜薦次翁爲中丞故
凡可以爲檜地者無不力爲之及金人敗盟帝下詔
罪狀兀术次翁懼檜得罪因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
議事有小變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黨

又相檜是
金人密計
借口於次
翁耳

岳雲

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為至戒帝深然之檜德
其言遂引同列由是益安據其位公論不能撼搖矣
已酉岳飛留大軍于穎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
輕騎駐郟城兵勢甚銳兀术大懼會諸帥欲併力一
戰飛聞之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言之兀术
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郟城飛遣
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雲與金
人戰數十合金尸布野兀术以拐子馬官軍不能當
是役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
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什二馬不能行飛軍

再興死戰

奮擊遂大破之兀术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
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兀
术憤甚合師十二萬次于臨穎楊再興以三百騎遇
之于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人及萬戶撒入千戶
白人再興歿獲尸焚之得箭鏃二升飛痛惜之張憲
繼至復戰兀术夜遁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飛謂子
雲曰賊屢敗必還攻穎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术
果至貴將游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
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术壻夏金吾飛
又使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敗金人于垣曲

通鑑卷之二十三 高宗本紀

韋銓

孫謀

李通

又敗之于沁水。遂復懷衛州。斷金人山東河北之道。金人大恐。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癸丑。以楊沂中為淮北宣撫副使。劉錡為判官。先是紹興五年。岳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歛兵固堡。以待王師。至是。兩河豪傑李通等帥眾歸飛。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中原盡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約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克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朮欲僉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將烏陵思謀素驍勇。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待岳家軍來。即降。金統制王鎮、崔慶、李覲、崔扁、華旺等皆率所部降飛。其龍虎大王之將。乞查等亦密受飛旗榜。自其國來降。金將韓常亦欲以眾五萬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非弃之。必欲與金和。諷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弃輜

朝有小人
大將宜先
疏聞如討
賊不勤治
以誅死若
臨陣決機
君命不受
則金牌不
敢下當是
時猶謂將
權太重思
所以裁之
柄矣宋書
生之見

金人先知
書生饒舌

張九成
喻樛陳剛
中凌景夏
樊光遠毛
叔度

重疾走渡河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
難輕失檣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
歸而後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
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
一旦乃自郾城引兵還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頂香
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
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
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市飛亟奏以漢上
六郡間田處之方兀术敗于朱仙欲弃汴而去有書
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术曰岳少保

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
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
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术悟遂留不去及飛還兀
术遣兵追之不及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為金有飛
至鄂力請解兵柄不許已而入覲帝問之飛但拜謝
而已八月壬申朔貶秘閣修撰張九成等官九成
等皆言和議非計秦檜惡之乃貶九成知邵州喻樛
知懷寧縣陳剛中知安遠縣凌景夏知辰州樊光遠
閩州學教授毛叔度嘉州司戶參軍九成從楊時學
紹興初舉進士對策直言無隱及為刑部侍郎會金

通鑑卷一百一十三
人議和。九成言于趙鼎曰：金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耳。因陳十事云：彼誠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權在朝廷。鼎罷相，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九成胡為異議？特不可苟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直人者。帝問以和議，九成對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檜尤惡之。九成既謫邵州，交游皆絕。惟汪應辰通問及其喪，父衆猶攻訐，而應辰不達千里，往弔人皆危之。丁亥，楊沂中兵至宿州，金遣間告敵騎數百屯柳子鎮。沂中自將五百騎夜襲之，不見敵而還。金人以精兵伏歸路，沂中軍潰，遂

罷兵還鎮

自壽春走歸泗，金人屠宿州。九月壬寅，朔遣使諭韓世忠罷兵。時諸大帥皆還鎮。金殺其左丞相谷

上忠植死
即

神右丞相蕭慶。冬十月，金撒离喝陷慶陽。河東經畧使王忠植歿之。忠植本河東太行義士，以復石代

宋萬年

等十一州功，授河東路經畧安撫使。及离喝犯慶陽，知府宋萬年拒守。胡世將檄忠植以所部救慶陽，行

次延安。叛將趙惟清執忠植，詣撒离喝。使甲士引至慶陽，諭降。忠植佯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我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也，為虜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撒离喝怒詰之，忠植披襟曰：當速殺我。

遂遇害萬年以城降後贈忠植奉國軍節度使謚義節是月臨安火十一月金封孔子後璠為衍聖公時金主典禮樂立孔子廟于上京求孔子後得四十九代孫承奉即璠遂封之十二月金始置屯田軍于中原金既取河南猶慮中原士民懷貳始創屯田軍凡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種春秋量給其衣若遇出師始給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南至淮隴之北俱有之皆築壘于村落間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三

田
屯
所
置

金屯田

公時金主與禮樂立孔子廟于上京求孔子像得四
 十九代孫承奉即瑤遂封之 十二月金始置
 軍中中原金既取河南猶慮中原士民懷武始創屯
 田軍凡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
 姓雜處計其戶以授以官田使自耕種春秋量給其
 衣若遇出師始給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置軍卒准
 之非俱有之皆築壘于村落間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三

